

官板
孔子集語

十至十二

天祿中平
四

官版是本

九	三	七	漢書門
一	七	〇	
六	一	〇	
冊	架	函	號類

九	三	七	漢書
一	七	〇	
六	一	〇	
函	冊	架	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317
冊數	6	(4)
函號	298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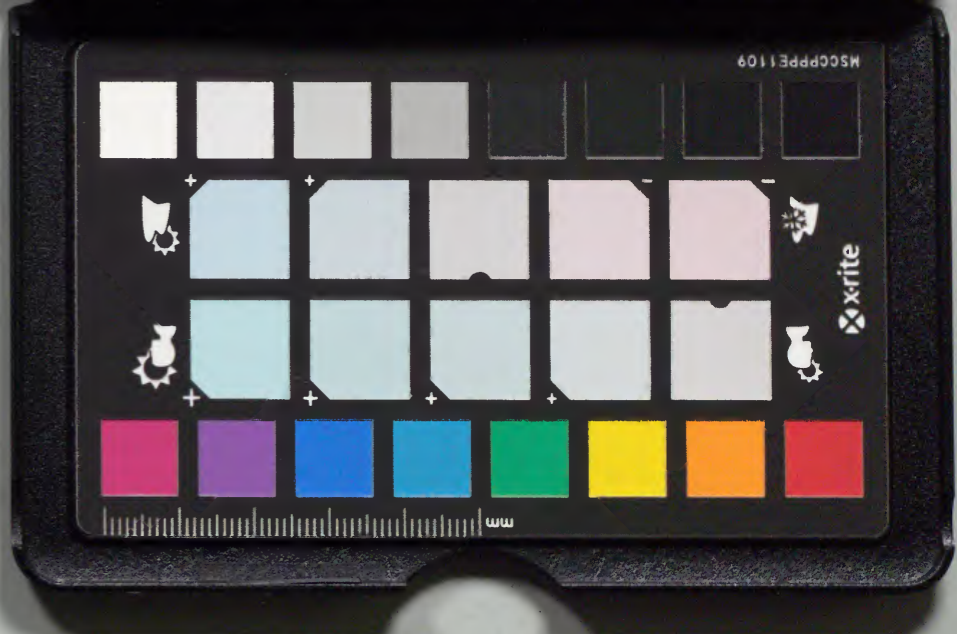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孔子集語卷十不彈迹天蹟二

國子監藏書

論政九中國之於內也其於外也亦不同

尚書大傳子曰古之聽民者察貧窮哀孤獨矜寡宥

老幼不肖無告有過必赦小罪勿增大罪勿纍老弱

不受刑有過不受罰故老而受刑謂之悖弱而受刑

謂之剋不赦有過謂之賊逆率過以小謂之枳故與

其殺不辜寧失有罪與其增以有罪本無以字據御覽六百五十二

引寧失過以有赦補人謂曰公取不道幾篇子曰非

孔子集語卷十

尚書大傳孔子如衛人謂曰公甫不能聽訟子曰非
公甫之不能聽獄也公甫之聽獄也有罪者懼無罪
者恥民近禮矣

尚書大傳子曰聽訟雖得其指必哀矜之死者不可
復生鬻者不可復續也書曰哀矜折獄罪心無怨

尚書大傳子曰吳越之俗男女同川而浴其刑重而
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内外有分男女不同拋枷
不同中櫛其刑重而勝由有禮也語曰夏后不殺不
刑罰有罪而民不輕犯死罰二千鐔未句據史記平
準書索隱引補

尚書大傳子曰今之聽民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民
者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之道乃刑殺君與

臣會焉聽民漢書刑
法志作聽獄

尚書大傳孔子曰古之刑者省之今之刑者繁之其
教古者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也今也反是無禮
而齊之以刑是以繁也書曰伯夷降典禮折民以刑
謂有禮然後有刑也又曰茲殷罰有倫今也反是諸
侯不同聽每君異法聽無有倫是故法之難也

後漢五行志注引尚書大傳鄭注孔子說春秋曰政

以不由王出不得為政則王君出政之號也

韓詩外傳二 高牆豐上激下未必崩也降雨興流潦

至則崩必先矣草木根芟淺未必掘也飄風興暴雨墜則掘必先矣君子居是邦也不崇仁義尊賢臣以理萬物未必亡也一旦有非常之變諸侯交爭人趨車馳迫然禍至乃始憂愁乾喉焦脣仰天而歎庶幾乎望其安也不亦晚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無及矣

說苑建本 豐牆境下未必崩也流行潦至壞必先

矣樹本淺根垓不深未必掘也飄風起暴雨至拔必先矣君子居於是國不崇仁義不尊賢臣未必亡也然一旦有非常之變車馳人走指而禍至乃始乾喉焦脣仰天而嘆庶幾焉天其救之不亦難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雖悔無及矣

韓詩外傳二 傳曰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馬親其正而愛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樂哉今日之騶也至於顏淪少衰矣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馬

親其正而敬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騶來。其人
之使我也。至於顏夷而哀焉。馬知後有輿而重之。知
上有人而畏之。馬親其正而畏其事。如使馬能言。彼
將必曰。騶來。騶來。女不騶。彼將殺女。故御馬有法矣。
御民有道矣。法得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安而集。詩
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三 傳曰。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害
於粢盛。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
寡人不仁。齋戒不修。使民不時。天加以災。又遺君憂。

拜命之辱。孔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矣。弟子曰。何謂。
孔子曰。昔桀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王。知
任其過。其興也勃焉。過而改之。是不過也。宋人聞之。
乃夙興夜寐。弔死問疾。戮力宇內。三歲年豐。政平。

韓詩外傳六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境而善之。
曰。由恭敬以信矣。入邑曰。善哉。由忠信以寬矣。至廡
曰。善哉。由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輿而問曰。夫子未見
由而三稱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疇甚易。此

字本脫據文選
籍田賦注引補 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

其邑。墉屋甚尊。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其民不偷。入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

韓詩外傳八子賤治單父。其民附。孔子曰。告上之所

以治之者。對曰。不齊時發倉廩。振困窮。補不足。孔子曰。是小人附耳。未也。對曰。賞有能。招賢才。退不肖。孔子曰。是士附耳。未也。對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據說苑脫一句所兄事者五人。足以教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祛壅蔽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失

策舉無敗功矣。惜乎不齊為之大功。乃與堯舜參矣。

說苑政理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語

上所以為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也。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乃

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聽觀天下，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

大戴禮子張問入官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孔子曰：安

身取譽，爲難也。子張曰：安身取譽，如何？孔子曰：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措，已過勿發，矢言勿踣，不善辭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行此六路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墮怠者，時之所以後

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者，事之所以不成也。歷者，獄之所由生也。君子入官，除七路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故君子南面臨官，大城而公治之，精知而略行之，合是忠信，考是大倫，存是美惡，而進是利，而除是害，而無求其報焉，而民情可得也。故臨之無抗民之志，勝之無犯民之言，量之無狡民之辭，養之無擾於時，愛之勿寬於刑。言一作若此則身安譽至，而民自得也。故君子南面臨官，所見邇，故明不可僞也。所求邇，故不勞而得也。所以治者約，故不用衆而譽

至也。法象在內，故不遠。源泉不竭，故天下積也。而木
不寡短長，人得其量，故治而不亂。故六者貫乎心，藏
乎志，形乎色，發乎聲。若此，則身安而譽至，而民自得
也。故君子南面臨官，不治則亂至，亂至則爭，爭之至
又反於亂。是故寡裕以容其民，慈愛以優柔之，而民
自得也。已。故躬行者，政之始也。調悅者，情之道也。善
政行易，則民不怨言。調悅則民不辨法。仁在身，則民
顯以佚之也。財利之生，徵一作微矣。貪以不得，善政必
簡矣。苟以亂之，善言必聽矣。詳以失之，規諫日至。煩

以不聽矣。言之善者，在所日聞。行之善者，在所能為。
故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民之表也。邇臣便辟者，
羣臣僕之倫也。故儀不正，則民失誓。表弊，則百姓亂。
邇臣便辟，不正廉。而羣臣服汗矣。故不可不慎乎三
倫矣。故君子脩身反道，察說而邇。道之服存焉。是故
夫工女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齋材。賢君良上，必
自擇左右始。故佚諸取人，勞於治事。勞於取人，佚於
治事。故君子欲譽，則謹其所便。欲名，則謹於左右。故
上者辟如緣木者，務高而畏下者滋甚。六馬之離，必

於四面之衢。民之離道。必於上之佚政也。故上者尊
嚴而絕。百姓者卑賤而神。民而愛之則存。惡之則亡
也。故君子南面臨官。貴而不驕。富恭有本能。圖脩業
居久而譚情。邇暢而及乎遠。察一而關於多。一物治
而萬物不亂者。以身為本者也。故君子莅民。不可以
不知民之性。達諸民之情。既知其以生有習。然後民
特從命也。故世舉則民親之。政均則民無怨。故君子
莅民。不臨以高。不道以遠。不責民之所不能。今臨之
明王之成功。則民嚴而不迎也。道以數年之業。則民

疾。疾則辟矣。故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統元木作紅。

王篇引作疏。說文統冕冠。塞耳者。則統即統之誤。統塞耳。所以聃聰也。故水

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故枉而直之。使自得之。
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
必以其善。以赦其過。如此。使之生其善也。是以上下
親而不離。故惠者。政之始也。政不正。則不可教也。不
習。則民不可使也。故君子欲言之見信也者。莫若先
虛其內也。欲政之速行也者。莫若以身先之也。欲民
之速服也者。莫若以道御之也。故不先以身。雖行必

鄰矣。不以道御之。雖服必強矣。故非忠信。則無可以取親於百姓矣。外內不相應。則無可以取信者矣。四者。治民之統也。

大戴禮千乘公曰。千乘之國。受命於天子。通其四疆。教其書社。循其灌廟。建其宗主。設其四佐。列其五官。處其朝市。爲仁如何。子曰。不仁。國不化。公曰。何如之。謂仁。子曰。不淫於色。子曰。立妃設如太廟。然乃中治。中治不相陵。不相陵。斯庶嬪違違。則事上靜。靜斯潔。信在中。朝大夫必慎以恭。出會謀事。必敬以慎言。長

幼小大必中。度此國家之所以崇也。立子。設如一本無如

字宗社。宗社先示威。威明顯見。辨爵集德。是以母弟

官子。咸有臣志。莫敢援於外。大夫中婦私謁不行。此

所以使五官治執事政也。夫政以教百姓。百姓齊以

嘉善。故蠱佞不生。此之謂良民。國有道則民昌。此國

家之所以大遂也。卿設如大門。大門顯美。小大尊卑。

中度。開明閉幽。內祿出災。以順天道。近者閑焉。遠者

稽焉。君發禁宰大訓此下有受字而行之。以時通于地。散布

于小。理天之災祥。地寶豐省。及民共饗其祿。共任其

災此國家之所以和也。國有四輔。輔。卿也。卿設如四體。毋易事。毋假名。毋重食。凡事尚賢進能。使知事爵不世。能大訓此下有官字之不愆。凡民戴名。以能食力。以時成。以事立。此所以使民讓也。民咸孝弟而安讓。此以怨省而亂不作也。此國之所以長也。下無用則國家富。上有義則國家治。長有禮則民不爭。立有神則國家敬。兼而愛之。則民無怨心。以為無命。則民不偷。昔者先王立此六者。而樹之德。此國家之一本無所以之字所以茂也。設其四位而官之。司徒典春以教民之不則時。

不若不令。成長幼。老疾孤寡。以時通于四壇。有闔而
不通。有煩而不治。則民不樂生。不利衣食。凡民之藏
貯。以及山川之神明。加于民者。發圖一作功謀齋戒
必敬。會時必節。日歷巫祝。執伎以守官。俟命而作祈
王年禱民命。及畜穀蜚征。庶虞草。方春三月。緩施生
育。動作百物。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朝孤子八人。
以成春事。司馬司夏。以教士車甲。凡士執伎論功。修
四衛。強股肱。質射御。才武聰慧。治衆長卒。大訓可以
為儀。綴於國。出可以為牽。誘於軍旅。四方諸侯之遊

士國中賢餘秀興闔焉。方夏三月，養長秀，蕃廢物。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爵士之有慶者七人，以成夏事。司寇司秋，以聽獄訟。治民之煩亂，執權變民中，凡民之不刑崩本，以要聞作，起不敬以欺惑，僮愚作於財賄六畜五穀。曰盜誘，居室家有君子曰義，子女專曰媿，飭五兵及木石曰賊，以中情出，小曰閒，大曰講，利辭以亂屬曰讒，以財投長曰貸。凡犯天子之禁，陳刑制辟，以追國民之不率上教者。國大訓作圖夫是故一家三夫道行，三人飲食哀樂，平無獄。方秋三月，收斂

以時。於時有事，嘗新于皇祖皇考，食農夫九人，以成秋事。司空司冬，以制度制地事，準揆山林，規表衍沃。

畜水行衰。

御覽作表

濯。

御覽作灌

浸以節四時之事。治地遠近。

以任民力，以節民食。太古食壯之食，攻老之事。公曰：功事不少，而餼糧不多乎？子曰：太古之民，秀長以壽者，食也在今之民，羸醜以齒者，事也。大古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各安其居，樂其宮室。宮室二字大訓作官服事信上，上下交信，地移民，在今之世，上治不平，民治不知，百姓不安其居，不樂其宮。大訓作官老疾用財，壯狡用力，於

茲民游薄事貪食於茲民憂古者殷書為成男成女
名屬升于公門此以氣食得節作事得時勸有功夏
服君事不及暘冬服君事不及凍是故年穀不成天
之飢饉道無殍者在今之世男女屬散名不升于公
門此以氣食不節作事不成大訓作時天之飢饉於時委
民不得以疾死是故立民之居必于中國之休地因
寒暑之和六畜育焉五穀宜焉辨輕重制剛柔和五
味以節食時事東辟之民曰夷精以僥至于大遠有
不火食者矣南辟之民曰蠻信以朴至于大遠有不

火食者矣西辟之民曰戎勁以剛至于大遠有不火
食者矣北辟之民曰狄肥以戾至于大遠有不火食
者矣及中國之民曰五方之民有大訓上安民大訓
和味咸有實用利器知通之信令之及量地度居邑
有城郭立朝市地以度邑以度民以觀安危距封後
利先慮久固依固可守為奧可久能節四時之事霜
露時降方冬三月草木落庶虞藏五穀必畜于倉於
時有事蒸于皇祖皇考息國老六人以成冬事民咸
知孤寡之必不失也咸知有大功之必進等也咸知

用勞力之必以時息也。推而內之水火，人也弗之顧矣。而況有強適在前，有君長正之者乎？公曰：善哉。

大戴禮四代公曰：四代之政刑，論其明者，可以爲法。

乎？子曰：何哉？四代之政刑，皆可法也。公曰：以我行之，其可乎？子曰：否，不可。臣願君之立知，而以觀聞也。四代之政刑，君若用之，則緩急將有所不節，不節，君將約之。約之，卒將棄法。棄法，是無以爲國家也。公曰：巧匠輔繩而斲，胡爲其棄法也？子曰：心未之度，習未之狎，此以數踰而棄法也。夫規矩準繩鈞衡，此昔者先

王之所以爲天下也。小以及大，近以知遠，今日行之，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其此邪？水火金木土穀，此謂六府，廢一不可，進二不可，民竝用之，今日行之，可以知古，可以察今，其此邪？昔夏商之未興也，伯夷謂此二帝之眇。公曰：長國治民，恒榘論政之大體，以教民，辨歷大道，以時地性，興民之陽德，以教民事，上服周室之典，以順事天子，脩政勤禮，以交諸侯，大節無廢，小眇其後乎？子曰：否，不可後也。詩云：東有開明，於時維三號，以興庶虞，庶虞動，蜚征作，嗇民執功，百草咸淳。

地傾水流之。是以天子盛服朝日于東堂。以教敬示
威于天下也。是以祭祀昭有神明。燕食昭有慈愛。宗
廟之事。昭有義。率禮。朝廷昭有五官。無廢甲冑之戒。
昭果毅以聽。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
祿。庶人曰死。昭哀。哀愛無失節。是以父慈子孝。兄愛
弟敬。此昔先王之所先施於民也。君而後此。則爲國
家失本矣。公曰。善哉。子察教我。也。子曰。鄉也。君之言。
善執國之節也。君先眇而後善。中備以君子言。可以
知古。可以察今。奐然而興。民壹始。公曰。是非吾言也。

吾一聞於師也。子吁焉。其色曰。嘻。君行道矣。公曰。道
邪。子曰。道也。公曰。吾未能知人。未能取人。子曰。君何
爲不觀器視才。公曰。視可明乎。子曰。可以表儀。公曰。
願學之。子曰。平原大藪。瞻其草之高豐茂者。必有怪
鳥獸居之。且草可財也。如艾而夷之。其地必宜五穀。
高山多林。必有怪虎豹。蕃孕焉。深淵大川。必有蛟龍
焉。民亦知之。君察之。可以見器見才矣。公曰。吾猶未
也。子曰。羣然戚大訓然。頤然作威然。睪然。蹠然。柱然。抽然。首
然。僉然。湛然。淵淵然。淑淑然。齊齊然。節節然。穆穆然。

皇皇然見才色脩聲不視聞怪物恪命不改志舌不
更氣君見之舉也得之取也有事事也事必與食食
必與位無相越踰昔虞舜天德嗣堯取相十有六人
如此公曰嘻美哉子道廣矣曰由德徑徑吾恐愒而
不能用也何以哉公曰請問圖德何尚子曰聖知之
華也知仁之實也仁信之器也信義之重也義利之
本也委利生孽公曰嘻言之至也道天地以民輔之
聖人何尚子曰有天德有地德有人德此謂三德三
德率行乃有陰陽陽曰德陰曰刑公曰善哉再聞此

矣陽德何出子曰陽德出禮禮出刑刑出慮慮則節
事於近而揚聲於遠公曰善哉載事何以子曰德以
監位位以克局局以觀功功以養民民於此乎上公
曰祿不可後乎子曰食爲味味爲氣氣爲志發志爲
言發言定名名以出信信載義而行之祿不可後也
公曰所謂民與天地相參者何謂也子曰天道以視
地道以履人道以稽廢一曰失統恐不長饗國公愀
然其色子曰君藏玉惟慎用之雖慎敬而勿愛民亦
如之執事無貳五官有差喜無竝愛卑無加尊淺無

測深小無招大此謂媚機媚機賓薦不蒙昔舜徵薦
此道於堯堯親用之不亂上下公曰請問民徵子曰
無以為也難行公曰願學之幾必能子曰貪於味不
讓妨於政願富不久妨於政慕寵假貴妨於政治民
惡衆妨於政為父不慈妨於政為子不孝妨於政大
縱耳目妨於政好色失志妨於政好見小利妨於政
變從無節撓弱不立妨於政剛毅犯神妨於政鬼神
過節妨於政幼勿與衆克勿與比依勿與謀放勿與
游徼勿與事臣聞之弗慶大訓非事君也君聞之弗

用以亂厥德臣將慶大訓其簡者蓋人有可知者焉

貌色聲衆有美焉必有美質在其中者矣貌色聲衆

有惡焉必有惡質在其中者矣此者伯夷之所後出

也子曰伯夷建國建政脩一作循國脩政公曰善哉

大戴禮小辯公曰寡人欲學小辯以觀於政其可乎

子曰否不可社稷之主愛日日不可得學不可以辯

是故昔者先王學齊大道以觀於政天子學樂辯風

制禮以行政諸侯學禮辯官政以行事以尊事天子

大夫學德別義矜行以事君士學順辯言以遂志庶

人聽長辯禁農以行力如此猶恐不濟奈何其小辯乎公曰不辯則何以爲政子曰辯而不小夫小辯破言小言破義小義破道道小不通通道必簡是故循弦以觀於樂足以辯風矣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辯言矣傳言以象反舌皆至可謂簡矣夫道不簡則不行不行則不樂夫亦固十稜之變山不可既也而況天下之言乎曰微子之言吾豈樂辯言子曰辯言之樂不若治政之樂辯言之樂不下席治政之樂皇於四海夫政善則民說民說則歸之如流水親之如父母

諸侯初入而後臣之安用辯言公曰然則吾何學而

可子曰

此下大訓有行字

禮樂而力忠信其君其習可乎公

曰多與我言忠信而不可以入患子曰毋乃既明忠信之備而口倦其君則不可而有明忠信之備而又能行之則可立待也君朝而行忠信百官承事忠滿於中而發於外刑於民而放於四海天下其孰能患之公曰請學忠信之備子曰唯社稷之主實知忠信若丘也綴學之徒安知忠信公曰非吾子問之而焉也子三辭將對公曰彊避子曰彊侍丘聞大道不隱

丘言之君發之於朝行之於國一國之人莫不知何
 一之疆辟丘聞之忠有九知知忠必知中知中必知
 恕知恕必知外知外必知德知德必知政知政必知
 官知官必知事知事必知患知患必知備若動而無
 備患而弗知死亡而弗知安與知忠信內思畢必戴
作曰知中中以應實曰知恕內恕外度曰知外外內
 參意曰知德德以柔政曰知政正義辯方曰知官官
 治物則曰知事事戒不虞曰知備毋患曰樂樂義曰
 終

淮南子泰族訓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藝

破道小見不達達必簡一本達字不重一河以透

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陰陽無為故能和道

以優柔故能化

魯語下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

對私於冉有曰求來女不聞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

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

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

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

王以為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若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

春秋錄露王道 臧孫辰請糴于齊。孔子曰：君子為國

必有三年之積。一年不孰，乃請糴，失君之職也。

春秋錄露身之養重於義 仲尼曰：國有道，雖加刑也。

無刑，國無道，雖殺之，不可勝也。

白虎通三教引樂稽燿嘉顏回尚 當作三教變虞夏

何如。曰：教者所以追補敗政，靡弊溷濁，謂之治也。舜

之承堯，無為易也。

漢書刑法志 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

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又曰：今之聽獄者，求所曰殺

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案今之聽獄四句，即前尚書大傳文。

晏子春秋問上 景公問于晏子曰：為政何患。晏子對

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

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

言也信矣。善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進則善無由

入矣。

說苑政理 齊侯問於晏子曰：為政何患。對曰：患善

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言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言則善無由入矣。

荀子正論

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

荀子宥坐

孔子為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

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悅，曰：是老也欺子。語子曰：為國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歎曰：嗚呼！上失之，下殺

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慢令謹誅，賊也。令有時斂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子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故先王既陳之以道，上先服之，若不可尚，賢以綦之，若不可廢，不能以單之。綦三年而百姓往矣，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詩曰：尹氏太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庠，卑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

不用此之謂也。今之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其民
迷惑而陷焉。陷或作墮則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
勝。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登車
焉。何則？陵遲故也。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
而豎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
而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
履，小人所祀。眷焉顧之，潸然出涕。豈不哀哉？詩曰：瞻
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子曰：伊稽首。
不其有來乎？

韓詩外傳三傳曰：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

子曰：未可殺也。夫民父子訟之，為不義久矣。是則
上失其道，上有道是人亡矣。訟者聞之，請無訟。康
子曰：治民以孝，殺一不義，以饜不孝，不亦可乎？孔
子曰：否。不教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
誅也。獄讞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
百姓從風矣。邪行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
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登遊焉。
陵遲故也。今其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無踰乎？

詩曰。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
威厲。而刑措不用也。故形本或作刑其仁義。謹其教道。
使民目晰焉而見之。使民耳晰焉而聞之。使民心
晰焉而知之。則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詩曰。示我
顯德行。故道義不易。民不由也。禮樂不明。民不見
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
小人所視。言其明也。睠言顧之。潛焉出涕。哀其不
聞禮教。而就刑誅也。夫散其本教。而待之刑辟。猶
決其牢。而發以毒矢也。亦不哀乎。故曰。未可殺也。

昔者先王使民以禮。譬之如御也。刑者鞭策也。今
猶無轡銜而鞭策以御也。欲馬之進。則策其後。欲
馬之退。則策其前。御者以勞。而馬亦多傷矣。今猶
此也。上憂勞而民多罹刑。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
死。為上無禮。則不免乎患。為下無禮。則不免乎刑。
上下無禮。胡不遄死。康子避席再拜曰。僕雖不敏。
請承此語矣。孔子退朝。門人子路難曰。父子訟道
邪。孔子曰。非也。子路曰。然則夫子胡為君子而免
之也。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

而誅賊也君子為政避此三者且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說苑政理

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

可殺也夫民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久矣是則上

過也上有道是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為本

今殺一人以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孝而誅

之薛據集語引作不孝者不教而誅之是虛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

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

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後俟之以刑則民知

罪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

遊焉陵遲故也今是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弗

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

是以威厲而不至刑錯而不用也於是訟者聞之

乃請無訟

長短經政體

孔子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禮也

故三軍大敗不可斬獄犴不知不可刑何也上教

之不行罪不在人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

時暴也不誠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即可

也。陳道德以先服之，猶不可則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則廢不能以憚之，而猶有邪人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矣。

御覽六百二十三引慎子 孔子云：有虞氏不賞不罰。

夏后氏賞而不罰，殷人罰而不賞，周人罰且賞，罰禁也，賞使也。

羣書治要 尸子發蒙 孔子曰：臨事而懼，希不濟。

韓非子內儲說上七術 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

恐燒國，哀公懼，自將衆，輒救火者，左右無人，盡逐獸。

而火不救，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樂而無罰。

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曰：善。仲

尼曰：事急不及以賞，救火者盡賞之，則國不足以賞

於人，請徒行賞。藝文類聚八十 哀公曰：善。於是仲尼

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

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

韓非子外儲說左下 孔子相衛，弟子子臯為獄吏，別

人足所別者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

亂，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臯從出門，踞

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臯問跖
 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刑子之足。是子報仇
 之時也。而子何故乃有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跖危
 曰。吾斷足也。固吾罪當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獄治
 臣也。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
 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慨然不說。形于顏色。臣見又知
 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
 說而德公也。

韓非子外儲說左下 孔子曰。善為吏者樹德。不能為

吏者樹怨。槩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
 可失平也。

說苑至公 子羔為衛政。刑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

羔走郭門。郭門閉。刑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
 君子不踰。曰。於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遂。曰。於此
 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刑者曰。吾不能
 虧損主之法令。而親刑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
 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刑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
 可奈何。君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

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爲吏者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

韓非子外儲說左下 仲尼曰。與其使民諂下也。寧使

民諂上。

韓非子外儲說右上 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當此之時。子路以其私秩粟爲漿飯。

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滄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滄之。子路怫然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爲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滄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滄之。爲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竟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

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
役而滄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水經濟水注引韓子

曰魯以仲夏起長溝子路為蒲宰以私粟饋眾孔子使子貢毀其器焉

說苑臣術

子路為蒲令備水災與民春脩溝瀆為

人煩苦故予人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復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人脩溝瀆以備之而民多置於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

由也不受子曰爾以民為餓何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汝以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爾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韓非子難三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說

近而來遠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出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說近而來遠魯哀

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鄰之士。內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門。爲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故曰。政在節財。

尚書大傳略說

子貢曰。葉公問政于夫子。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子曰。政在于論臣。齊景公問政。子曰。政在于節用。三君問政。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夫子曰。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于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

內比周。以惑其君。外障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論臣。齊景公奢于臺榭。淫于苑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節用。

說苑政理

子貢曰。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

附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論臣。齊景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節用。三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有異乎。孔子曰。夫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遠。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公。以惑其君。

外障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齊景公奢於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之樂不解，一旦而賜人百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於節用。此三者政也。詩不云乎：亂離斯瘼，爰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為亂者也。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傷姦臣蔽主以為亂者也。相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為亂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政其同乎哉。

呂氏春秋先識覽察微魯國之法，魯人為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

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

呂氏春秋先識覽察微子路撻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撻溺者矣。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

淮南子道應訓魯國之法，魯人為人，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

移風易俗而受教順可施後世非獨以適身之行也。今國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金則不復贖人。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於諸侯矣。

淮南子齊俗訓子路橙溺而受牛謝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子贛贖人而不受金於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贛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

說苑政理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

金於府子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於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則後莫復贖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矣

呂氏春秋審行覽具備宓子賤治亶父恐魯君之聽說人而令已不得行其術也將辭而行請近吏二人於魯君與之俱至於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賤令吏二人書吏方將書密子賤從旁時掣搖其肘吏書之不

善則宓子賤爲之怒。吏甚患之。辭而請歸。宓子賤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歸矣。二吏歸報於君曰。宓子不可爲書。君曰。何故。吏對曰。宓子使臣書。而掣搖臣之肘。書惡而有甚怒。吏皆笑宓子。此臣所以辭而去也。魯君太息而歎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亂子。而令宓子不得行其術。必數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幾過。遂發所愛。而令之。亶父告宓子曰。自今以來。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於亶父者。子決爲之矣。五歲而言其要。宓子敬諾。乃得行其術於

亶父。三年。巫馬旗短褐衣敝裘而往。觀化於亶父。見夜漁者。得則舍之。巫馬旗問之曰。漁爲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對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魚也。所舍者。小魚也。巫馬旗歸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小民聞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仁嘗與之言曰。誠乎此者。刑乎彼。宓子必行此術於亶父也。

新序雜事二 魯君使宓子賤爲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魯君與之。至

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故孔子曰。君子哉。子賤。魯無君子者。斯安取斯。美其德也。

淮南子道應訓

季子治亶父。三年而巫馬期纓衣

短褐。易容貌往觀化焉。見夜漁。釋之。巫馬期問焉。一本無曰。凡子所為魚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

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闇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季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止嘗問之以治。言曰。誠於此者。刑於彼。季子必行此術也。薛據集語引此而節其文云。見韓非子。今韓非子無此文。

水經泗水注 宓子賤之治也。孔子使巫馬期觀政。入其境。見夜漁者。問曰。子得魚輒放。何也。曰。小者吾大夫欲長育之。故也。子聞之曰。誠彼刑此。子賤得之善矣。惜哉。不齊所治者。小也。

鹽鐵論憂邊

孔子曰。不通於論者。難於言。治道不同

者不相與謀

新序雜事五孔子北之山戎氏有婦人哭於路者其哭甚哀孔子立輿而問曰曷為哭哀至於此也婦人對曰往年虎食我夫今虎食我子是以哀也孔子曰嘻若是則曷為不去也曰其政平其吏不苛吾以是不能去也孔子顧子貢曰弟子記之夫政之不平而吏苛乃甚於虎狼矣詩曰降喪饑饉斬伐四國夫政不平也乃斬伐四國而況二人乎其不去宜哉

論衡遭虎

孔子行魯林中婦人哭甚哀使子貢問

之何以哭之哀也曰去年虎食吾夫今年食吾子是以哭哀也子貢曰若此何不去也對曰吾善其政之不苛吏之不暴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曰弟子識諸苛政暴吏甚於虎也

說苑建本

子貢問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

此治國之本也

說苑政理

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

老公而問之曰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

也。何爲以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牝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鄰聞之。以臣爲愚。故名此谷爲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誠愚矣。夫何爲而與之。桓公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在上。咎繇爲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叟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脩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以智爲愚者。也。況不及桓公管仲者也。

說苑政理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凱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說苑政理宓子賤爲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

說苑政理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

往過孔蔑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自
吾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曰王事若襲學焉
得習以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少鬻鬻不
足及親戚親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
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子不說
而復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
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
是學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祿雖少鬻鬻得及親
戚是以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弔

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
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說苑政理子路治蒲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

蒲多壯士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
以正可以容衆恭以潔可以親上按史記仲尼弟子
傳作恭以敬可以

執勇寬以正可以比衆
恭正以靜可以報上

說苑政理子貢為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

順之因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日
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者邪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賢是

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爲己，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爲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不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慎言語矣。毋先己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

說苑政理 孔子見季康子，康子未說。孔子又見之，宰予曰：吾聞之夫子曰：王公不聘不動，今吾子之見司寇也，少數矣。孔子曰：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聘我者，其孰大乎？於是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可以不先自爲刑罰乎？自是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弟子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尚存耳。政事無如齊之矣。

續博物志十 孔子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在於

耳。政事惡譁而善肅。

古微書引詩含神霧孔子歌云：違山十里，蟪蛄之聲，尚猶

在耳。政尚靜而惡譁也。

說苑尊賢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為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說苑尊賢子路問於孔子曰：治國何如？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

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己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己而讐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讐之，怨讐並前，中行氏雖欲無亡，得乎？

說苑指武魯哀公問於仲尼曰：吾欲小則守，大則攻，其道若何？仲尼曰：若朝廷有禮，上下有親，民之衆皆君之畜也。君將誰攻？若朝廷無禮，上下無親，民衆皆君之讐也。君將誰與守？

按薛據集語引此以為見韓非子。今韓非子無此文。

說苑雜言孔子曰：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

不從君之政言疾之難行故君子不急斷不意使以爲亂源

中論慎所從孔子曰知不可由斯知所由矣

金樓子立言下子曰滌盃而食洗爵而飲可以養家客未可以饗三軍兕虎在後隋珠在前弗及掇珠先避後患聞雷掩耳見電瞑目耳聞所惡不如無聞目見所惡不如無見火可見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毀故有象之屬莫貴於火有形之類莫尊於水身曲影直者未之聞也用百人之所能則百人之力舉譬

若伐樹而引其本千枝萬葉莫能弗從也

充倉子農道孔子之言冬飽則身溫夏飽則身涼

孔子集語卷十終

孔子曰知不可由則知所由矣
孔子曰不可由則知所由矣
孔子曰不可由則知所由矣
孔子曰不可由則知所由矣
孔子曰不可由則知所由矣
孔子曰不可由則知所由矣
孔子曰不可由則知所由矣
孔子曰不可由則知所由矣
孔子曰不可由則知所由矣
孔子曰不可由則知所由矣

孔子集語卷十一

博物十
山東督糧道臣孫星衍撰

曾語下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
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
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蜩蝻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
怪曰羆羊

說苑辨物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以問孔子
言得狗孔子曰以吾所聞非狗乃羊也木之怪夔

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犢羊也非狗也桓子曰善哉

搜神記十二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

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邪對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蜎蝮水之怪龍罔象土中之怪曰賁羊

初學記七引韓詩外傳魯哀公使人穿井三月不

得泉得一玉羊哀公甚懼孔子聞之曰水之精為玉土之精為羊此羊肝乃土爾哀公使人殺羊其

肝即土也今外傳無

文選齊故安陸王碑注引韓詩外傳孔子曰水之

精為玉老蒲為葦願無怪之今外傳無

御覽九百二引韓詩外傳魯哀公使人穿井三月

不得泉得一玉羊焉公以為祥使祝鼓舞之欲上於天羊不能上孔子見公曰水之精為玉土之精為羊願無怪之此羊肝土也公使殺之視肝即土矣今外傳無

魯語下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

聘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
仲尼爵之既徹俎而宴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為
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
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客曰敢問
誰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
為神社稷之守者為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
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為漆
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狄今為大人客曰
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

者不過十數之極也

說苑辨物

吳伐越隳會稽得骨專車使使問孔子

曰骨何者最大孔子曰禹致羣臣會稽山防風氏
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使者曰
誰為神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
為神社稷為公侯山川之祀為諸侯皆屬於王者
曰防風氏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
者也其神為釐姓在虞夏為防風氏商為汪芒氏
於周為長狄氏今謂大人使者曰人長幾何孔子

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使者曰。善哉。聖人也。

魯語下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廡而死。楛矢貫之。石罟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罟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

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櫝如之。

說苑辨物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廡而死。楛矢貫之。石罟矢長尺而咫。陳侯使問孔子。孔子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思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罟長尺而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故銘其楛曰。肅慎氏貢楛矢。以勞大姬。配

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別姓以遠方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矢試求之故府果得焉

初學記十六列晏子春秋齊景公為大鐘將懸之仲

尼伯常騫晏子三人俱來朝皆曰鐘將毀撞之果毀

公召三子問之晏子曰鐘大非禮御覽五百七十五引作鐘大不以禮

是以曰將毀御覽作故曰將仲尼曰鐘大懸下其氣

不得上薄御覽無是以曰將毀伯常騫曰今日庚申

雷日也陰莫勝於雷是以曰將毀按今本晏子無

說苑辨物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止於

舟中昭王大怪之使聘問孔子孔子曰此名萍實令

剖而食之惟霸者能獲之此吉祥也其後齊有飛鳥

一足來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又使聘

問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急告民趣治溝渠天將大

雨於是如之天果大雨諸國皆水齊獨以安孔子歸

弟子請問孔子曰異哉薛據集語引作異時小兒謠曰楚王渡

江得萍實大如拳赤如日剖而食之美如密此楚之

應也兒又有兩兩相牽屈一足而跳曰天將大雨商

羊起舞今齊獲之亦其應也夫謠之後未嘗不有應隨者也故聖人非獨守道而已也睹物記也即得其應矣

論衡明雩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有頃天果大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于畢後日月復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齋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

論衡卜筮魯將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貢占之以為凶何則鼎而折足行用足故謂之凶孔子占之以為吉曰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謂之吉魯伐越果克之

論衡實知孔子未嘗見狴狴至輒能名之然而孔子名狴狴聞昭人之歌

釋史孔子類記四引衝波傳有鳥九尾孔子與子夏見之人以問孔子曰鷓也子夏曰何以知之孔子曰河上之歌云鷓兮鷓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

廣韻十三末鷓字注引韓詩孔子渡江見之異衆

莫能名。孔子嘗聞河上人歌曰：鵠兮鵠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鷦鷯也。

北戶錄上引白澤圖：鬼車，昔孔子子夏所見，故歌之。其圖九首。

虞世南撰夫子廟堂碑：辨飛龜於石函。事詳雜事篇，抱朴子辨問。

孔子集語卷十一終

孔子集語卷十二

山東督糧道臣孫星衍撰

事譜十一上

詩商頌序疏引世本：宋濬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

父。宋父生正考甫，正考甫生孔父嘉，為宋司馬。華督

殺之，而絕其世。其子木金父降為士。木金父生祁父，

祁父生防叔，為華氏所逼，奔魯，為防大夫。故曰防叔。

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左傳桓元年疏

引作孔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祁父，其子奔魯，為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省

文

潛夫論志氏姓

閔公子弗父何生宋父宋父生世子世子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孔父嘉生子木金父木金父降為士故曰滅於宋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防叔為華氏所偏出奔魯為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為鄆大夫故曰鄆叔紇生孔子

續博物志二

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

按公羊穀梁皆謂生

於襄二十一年此本史記孔子世家

韓詩外傳二

孔子遭齊程本子於郊之間

初學記十七引作孔

子過齊遇程本子於郊郊之間御覽八百八引作孔子之齊遇程本子於譚郊之間

傾蓋而

語終日有間

初學記引作甚說

顧子路曰由來取

二字本脫從初學記

補

東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謂曰取

謂字取字本脫從趙本補

東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率爾而對曰

昔者由也聞之於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夫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青揚宛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且夫齊程本子天下之賢士也吾於是而不贈終身不之

見也。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說苑尊賢 孔子之郊，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

有間。顧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

間，又顧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

聞之也。士不中而見。御覽四百二引作士不中間而見注云中間謂紹介也

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

有蔓草，零露漙漙。今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

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

不見。大德毋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子華子 子華子反自郊，遭孔子於塗，傾蓋相顧。相

語終日，甚相懽也。孔子命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

生。子路屑然而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

媒，君子不以交。禮也。子曰：固哉。由也。詩不云乎？有

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

下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弗能見也。小子行

之。

高士傳 孔子年十七，遂適周，見老聃。水經渭水注引同按莊子天運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南之沛，見老聃。史記孔子世家載適周事。在年三十之前，索隱引莊子下復再言十

七諸說不同
宜從史記

莊子外篇天道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

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
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
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
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
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
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
無私此仁義之情也

說苑敬慎 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

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
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
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
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
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緜緜不絕將成網羅青
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曰是何傷
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怨
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

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彼。我獨守此，衆人惑惑，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遇禍哉。其辭雖大，而說苑雜言。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鍾，而友益親。自南宮項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賜，仁之道幾於廢也。人謂

荀子宥坐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守廟者曰：此蓋爲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而歎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

韓詩外傳二 孔子觀於周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

守廟者曰。此謂何器也。對曰。此蓋爲宥坐之器。孔子曰。聞宥坐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而嘆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抑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德行寬裕者。守之以恭。土地廣大者。守之以儉。祿位尊盛者。守之以卑。人衆兵強者。守之以畏。聰明睿知者。守之以愚。博聞強記者。守之以淺。夫是之謂抑而損之。

淮南子道應訓 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

卮。孔子曰。善哉。予一本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

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

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益一本。

而損之。曰。何謂益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而

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知。守之以愚。

多聞博辨。守之以陋。一本作儉。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

貴廣大。守之以儉。一本作陋。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

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不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

危也

說苑敬慎孔子觀於周廟而有欹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對曰：蓋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欹。孔子喟然嘆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辨而能

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

呂氏春秋離俗覽舉難季孫氏劫公家，孔子欲論術

則見外，於是受養而便說魯國，以訾孔子。御覽九百三十一引重

字孔子曰：龍食乎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清，而游乎濁；魚

食乎濁，而游乎濁。今丘上不及龍，下不若魚，丘其螭

邪

論衡龍虛孔子曰：龍食於清，游於清；龜食於清，游

於濁魚食於濁游於清丘上不及龍下不為魚中
亦止其龜與

說文脩文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

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

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晏子春秋外篇下仲尼游齊見景公景公曰先生奚

不見寡人宰乎仲尼對曰臣聞晏子事三君而得順

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仲尼出景公以其言告晏

子晏子對曰不然嬰為三心三君為一心故三君皆

欲其國之安是以嬰得順也嬰聞之是而非之非而

是之猶非也孔丘必據處此一心矣

晏子春秋外篇下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

貢曰見君不見其從政者可乎仲尼曰吾聞晏子事

三君而順焉吾疑其為人晏子聞之曰嬰則齊之世

民也不維其行不識其過不能自立也嬰聞之有幸

見愛無幸見惡誹譽一本為類聲響相應見行而從

之者也嬰聞之以一心事三君者所以順焉以三心

事一君者不順焉今未見嬰之行而非其順也嬰聞

之君子獨立不慙于影。獨寢不慙于魂。孔子拔樹削
跡不自以為辱。窮陳蔡不自以為約。非人不得其故。
是猶澤人之非斤斧。山人之非網罟也。出之其口不
知其困也。始吾望傳儒一本作同而貴之。今吾望傳而疑
之。仲尼聞之曰。語有之。言發于爾。不可止于遠也。行
存于身。不可掩于眾也。吾竊議晏子而不中。夫人之
過。吾罪幾矣。上聞君子過人以為友。不及人以為師。
今上失言于夫子。譏之是吾師也。因宰我而謝焉。然
仲尼見之

說苑權謀

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來言周
廟燔。齊景公出問曰。何廟也。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
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
之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
作元黃宮室。輿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廟。是以
知之。景公曰。天何不殃其身。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
殃其身。文王之祀。無乃絕乎。故殃其廟。以章其過也。
左右入報曰。周釐王廟也。景公大驚。起再拜曰。善哉。
聖人之智。豈不大乎。

晏子春秋內篇下 仲尼之齊見景公景公說之欲封
之以爾稽以告晏子晏子對曰不可彼浩裾自順不
可以教下好樂綏一作于民緩一作于民不可使親治立命而建
事不可使守職厚葬破民貧國久喪道哀費日不可
使子民行之難者在內而傳者無其外故異于服勉
于行一作容不可以道衆而馴百姓自大賢之滅周室
之卑也威儀加多而民行滋薄聲樂繁充而世德滋
衰今孔丘盛聲樂以侈世飾絃歌鼓舞以聚徒繁登
降之禮趨翔之節以觀衆博學不可以儀世勞思不

可以補民兼壽不能殫其教當年不能究其禮積財
不能贍其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盛爲聲樂以淫愚
其民其道也不可以示世其教也不可以導民今欲
封之以移齊國之俗非所以道衆存民也公曰善於
是厚其禮而留其封敬見不問其道仲尼乃行

墨子非儒下 孔丘之齊見景公景公說欲封之以
尼谿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順者
也不可以教下好樂而淫人不可使親治立命而
怠事不可使守職宗史記孔叢作崇喪循哀不可使慈民

機服勉容不可使導衆。孔丘盛容修飾以盡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以示儀。務趨翔之節以勸衆。儒學不可使議世。勞思不可以補民。象壽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行其禮。積財不能贍其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盛爲聲樂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學不可以導衆。今君封之以利齊俗。非所以導國先衆。公曰善。於是厚其禮。留其封。敬見而不問其道。孔丘乃恚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鷓夷子皮於田常之門。告南郭惠子。以所欲爲歸。

於魯。孔叢子詰墨夫樹人爲信已也。記曰孔子適齊惡陳常而終不見常病之亦惡孔子交相

惡而又任事其然矣。記又曰陳常弑其君孔子齋戒沐浴而朝請討之觀其終不樹子皮審矣。

呂氏春秋離俗覽高義 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

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之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令弟子趣駕而行。

淮南子汜論訓下 孔子辭廩丘。終不盜刀鉤。

說苑立節 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爲養。孔

子辭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

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我廩上其不知上亦甚矣遂辭而行

韓詩外傳八傳曰予小子使爾繼邵公之後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為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有孫魯孔上命爾為司寇孔子曰弗甫敦及厥辟將不堪公曰不妄

御覽二百八引符子魯侯欲以孔上為司徒將召

三桓議之乃謂左丘明曰寡人欲以孔子為司徒而授以魯政焉寡人將欲詢諸三子左丘明曰孔

上其聖人與夫聖人任政過者離位焉君雖欲謀其將弗合乎魯侯曰吾子奚以知之丘明曰周人有愛裘而好珍羞欲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於重邱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故周人十年不制一裘五年不具一牢何者周人之謀失之矣今君欲以孔上為司徒召三桓而議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羞哉於是魯侯遂不與三桓謀而召孔上為司徒

呂氏春秋孝行覽遇合孔子周流海內再于世主如
齊至衛所見八十餘君委質於弟子者三千人達徒
七十人萬乘之主得一人用可為師不於無人以此
游僅至於魯司寇不具一牛一羊而魯人又焉大矣
荀子儒效仲尼將為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
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粥牛馬者不豫
質必蚤正以待之者也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
分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

新序雜事一魯有沈猶氏者且飲羊飽之以欺市

人公慎氏有妻而淫慎潰氏奢侈驕佚魯市之鬻
牛馬善豫賈孔子將為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
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馬
牛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既為司寇季孟墮邱費
之城齊人歸所侵魯之地由積正之所致也

呂氏春秋先識覽樂成孔子始用於魯魯人驚誦之
曰麇裘而鞞投之無戾鞞而麇裘投之無郵用三年
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財物之遺者民莫之

舉

淮南子泰俗訓 孔子為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賈不豫

賈田漁皆讓長而斑白不負戴非法之所能致也

公羊定十年解詁頰谷之會齊侯作侏儒之樂欲以

執定公孔子曰匹夫而熒惑於諸侯者誅於是誅侏

儒首足異處齊侯大懼曲節從教疏云晏子春秋文按今本晏子無

穀梁定十年傳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

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

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為

來為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

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

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為罷會齊人使優

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

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者

蓋為此也

陸賈新語辨惑魯定公之時與齊侯會於夾谷孔

子行相事兩君升壇兩相處下而相揖君臣之禮

濟濟備焉齊人鼓譟而起欲執魯公孔子歷階而

上不盡一等而立謂齊侯曰兩君合好以禮相率

以樂相化。臣聞嘉樂不野合。犧象之薦不下堂。夷狄之民何求爲。命司馬請止之。定公曰諾。齊侯逡巡而避席曰。寡人之過。退而自責。大夫罷會。齊人使優旃僂於魯公之幕下。傲戲欲候魯君之隙。以執定公。孔子嘆曰。君辱臣當死。使司馬行法。斬焉。首足異門而出。於是齊人瞿然而恐。君臣易操。不安其故。行乃歸魯四邑之侵地。終無乘魯之心。

公羊定十二年解詁 郈叔孫氏所食邑。費季氏所食邑。二大夫宰吏數叛。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

國命。采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

故也。季氏說其言而墮之。疏云春秋說

春秋繁露五行相勝 火者司馬也。司馬爲讒。反言易

辭。以譖愬人。內離骨肉之親。外疏忠臣。賢聖旋亡。讒邪日昌。魯上大夫季孫是也。專權擅勢。薄國威德。反以怠惡。譖愬其羣臣。劫惑其君。孔子爲魯司寇。據義行法。季孫自消。墮費郈城。兵甲有差。夫火者大朝有讒邪。熒惑其君。執法誅之。執法者水也。故曰水勝火。**春秋繁露五行相生** 北方者水。執法司寇也。司寇尚

禮君臣有位長幼有序朝廷有爵鄉黨以齒升降揖讓般伏拜謁折旋中矩立而磬折拱則抱鼓執衡而藏至清廉平賂遺不受請謁不聽據法聽訟無有所阿孔子是也為魯司寇斷獄屯屯與眾共之不敢自專是死者不恨生者不怨

監獄論備胡

孔子仕於魯前仕三月及齊平後仕

三月及鄭平務以德安近而綏遠當此之時魯無

敵國之謀鄰境之患疆臣變節而忠順故季柏伯柏

古字通隳其都城大國畏義而合好齊人來歸鄆謹

龜陰之田

說苑至公

孔子為魯司寇聽獄必師斷敦敦然皆

立然後君子進曰某子以為何若某子以為云云

又曰某子以為何若某子曰云云辯矣然後君子

幾當從某子云云乎以君子之知豈必待某子之

云云然後知所以斷獄哉君子之敬讓也文辭有

可與人共之者君子不獨有也

荀子宥坐孔子為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

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

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辨。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眾彊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尹文子聖人 孔丘攝魯相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

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門人也。夫子為政而先誅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竊盜姦私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辨。四曰：彊記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眾彊記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雄桀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

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六子者異世而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畏也

淮南子汜論訓下

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

說苑指武

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

觀之下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者魯國之門人矣夫子始為政何以先誅之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王者之誅有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辨而

險二曰言偽而辨三曰行辟而堅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皆有辨知聰達之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以偽則其知足以移衆強足以獨立此姦人之雄也不可誅夫有五者之一則不免於誅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也昔者湯誅蠋沐太公誅潘阝管仲誅史附里子產誅鄧析此五子未有不誅也所謂誅之者非為其晝則攻盜暮則穿窬也皆傾覆之徒也此固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此之謂矣

論衡講瑞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當一年二年之時。未知孔子聖也。三年之後。然乃知之。以子貢知孔子。三年乃定。世儒無子貢之才。其見聖人不從之學。任倉卒之視。無三年之接。自謂知聖。誤矣。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顏淵獨知孔子聖也。夫門人去孔子。歸少正卯。不徒不能知孔子之聖。又不能知少正卯。門人皆惑。子貢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子爲政。何以

先之。孔子曰。賜退。非爾所及。

劉子心隱 少正卯在魯。與孔子同時。孔子門人三

盈三虛。唯顏淵不去。獨知聖人之德也。夫門人去仲尼。而皈少正卯。非不知仲尼之聖。亦不知少正卯之佞。子貢曰。少正卯。魯之聞程本人也。夫子爲政。何以先之。子曰。賜也。還程本無。非爾所及也。夫少正卯。心逆而儉。行辟而堅。言僞而辯。詞鄙而博。順非而澤。有此五僞程本而亂聖人。以子貢之明。而不能見。知人之難也。

韓非子內儲說下仲尼為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

患之黎且謂景公曰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迎之

以重祿高位遺哀公後漢馮衍傳注引作魯公以女樂以驕榮其

意哀公新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而不聽必輕

絕於魯景公曰善乃令黎且以女樂六遺哀公哀公

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

晏子春秋外篇下仲尼相魯景公患之謂晏子曰

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孔子相魯若何晏子

對曰君其勿憂彼魯君弱主也孔子聖相也君不

如陰重孔子設以相齊孔子強諫而不聽必驕魯

而有齊君勿納也夫絕于魯無主于齊孔子困矣

居朞年孔子去魯之齊景公不納故困于陳蔡之

間

陸賈新語辨惑孔子遭君暗臣亂眾邪在位政道隔

於三家仁義閉於公門故作公陵之歌傷無權力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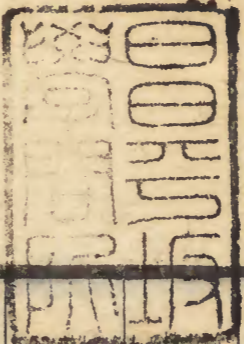
世

琴操龜山操者孔子所作也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

之魯君閉門不聽朝當此之時季氏專政上僭天子

下畔大夫賢聖斥逐讒邪滿朝孔子欲諫不得退而望魯魯有龜山蔽之辟季氏於龜山托勢位於斧柯季氏專政猶龜山蔽魯也傷政道之陵遲閔百姓不得其所欲誅季氏而力不能於是援琴而歌云子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柰龜山河

問



孔子集語卷十二終

官版見本

而不

